

许志琴:为了拯救下一个汶川

文/本报记者 张榕博

神秘的项目

再过5天,就是汶川大地震四周年纪念日。

都江堰虹口村的村民,又在村子附近的山里,看到了那口已经悄悄钻了将近四年的“神秘机井”。

谁也不知道这井是干什么的,只是因为不时看到一帮科学家和工作人员围着它转来转去,于是有村民猜测,也许这“神秘机井”与地震研究有关。

同为中科院地质学家的栾锡武也觉得有些神秘,他对自己的同事——中科院院士、女地质学家许志琴这四年来做的事情,也不了解。

除了在四年前地震刚发生时,作为汶川地震专家委员会副主任的许志琴偶然露了几面外,她原本也极少走进公众视野。

也许,这个模糊的面孔,才是一个科学家真正的面孔——在寂寞中,用科学的态度、科学的方法对待一个科学命题,这就够了。

2011年底,中科院地质学家栾锡武又一次来到汶川,都江堰震区走访。

“重建后的小镇,外面都很漂亮。”

栾锡武特意把这些漂亮小镇的照片发到博客上,同时发上去的,还有他的担心。

这里的居民基本都是在离地震带不远的地方重建家园,曾有人提议可以把他们安置到上海、青岛这些沿海城市,可村民们都不愿意。

“你们不担心余震和再次地震吗?”栾锡武问。

“害怕。如果能知道大地震什么时候发生就好了。”

接着村民把栾锡武带到一处工地,这是都江堰虹口村附近一处山间地带,周围都是崇山峻岭,这里竖着一个类似找水井一样的钻井平台。

村民说,大地震后,就有人开始在这里钻井,还经常有科学家和工程队来来往往,这成了他们村的一个秘密。

有村民好奇地问栾锡武:“是跟地震有关吗?有时候看着他们忙忙碌活,就觉得国家还想着我们的安危,这心也能安下来。”

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有人问了,可栾锡武也不是很了解,虽然他对主持钻“井”的这个人很了解,于是他只能简单地解释,这些在汶川地震后出现的神秘“竖井”有一个统一代号——“WFSO”,而“WFSO”是中科院院士许志琴组织的“5·12特大地震断裂带科学钻探”项目。

2008年11月7日,汶川地震后178天,汶川地震断裂带科学钻探工程(WFSO)正式启动,目的是通过地质研究认识地震发生的机制,捕捉余震信息,提高地震监视和预警的能力。

“比如大地震是地球患了病,那我们就要先给地球查体,然后治病。”

WFSO工程进行了四年,极少在媒体上出现过,还有它的主持者许志琴,四年来在新闻中出现的次数不会超过10次。

2009年,在一次座谈会上,许志琴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,在公开场合提到WFSO工程在开展半年后,取得了五个成果。

但此后,许志琴再未就该工程发表过任何公开言论。

这一切,像极了许志琴的个性,就连那些默默在山里站了四年的井,也像极了她。

能力。”

“其实许志琴是个标准的南方女人,她出生于上海,可40多年穿行于青藏高原、喜马拉雅山等高原群山以及荒无人烟的沙漠,风霜早已将她的脸庞吹得黝黑而粗糙,这位江南女人再也不复当初风采,反而得了“拼命三郎”的称号。

可这位李四光科技奖的第一位女得主,至今仍保持着南方人的饮食习惯,每次到野外工作,吃不惯牛羊肉的她自带方便面和饼干。

工作和生活中的这些“改变”和“不得不变”,因为许志琴一贯的低调,极少被人知道。

现在网上唯一能查到的许志琴“发飙”的言论,是在2006年全国两会上。“据了解,有一位科技业内的行政干部,经常去当评审委员,一年的评审费就有数万元。”

“我很赞赏王选院士的一句话:‘一个科学家如果经常在电视上出现,那么他的科学生命也就结束了’。”说这些话时,许志琴语速不快,声音不高,如同以往一样缓缓的,“科技创新原本应该十年磨一剑,但有些研究人员却心浮气躁,急于求成,有时不惜弄虚作假,恨不得一年出个月亮,三年出个太阳。”

许志琴的偶尔发飙,让周围的人惊讶不已,许志琴依然缓缓地说:“我觉得人应该说真话。”

担任,许志琴是以地质专家身份介入研究地震。

“在很多研讨会上,大家争论不休。而对于许志琴这些地质学家从事地震研究的质疑一直不断。”科学家栾锡武回忆说。

还有自称是“地震业内”的网友发帖:“许志琴院士是拿国家的钱开玩笑。地震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不可预测,已成共识,况且她又不是地震学家,只懂一点构造而已。”

但许志琴坚信自己在2004年的一次经历,那年12月26日,江苏省东海县毛北村,中国大陆科学钻探工程“科钻一井”的科研人员发现,地下4900米处的流体中Ar和He含量突然变化,1小时后,将近5000公里外的苏门答腊发生9.3级地震。那一次,许志琴少有的“性格外露”,她异常兴奋地说:“我们捕获了苏门答腊9.3级地震信息!”

此事改变了许志琴未来几年的人生计划,2008年,她带着自己的团队和钻机转战汶川。许志琴团队经历了3000多次大小余震的考验,而洪水、泥石流、暴风雪、翻车、高度缺氧等则成了这支团队的“家常便饭”。许志琴只能这样安慰这支不被了解和理解的小队伍:越接近地震危险地区,就越能够捕捉到真相。

很少有人知道,这位71岁的老人,腰椎上还打着8根钉子。对此,她开玩笑说:“靠着这些钉子,我腰杆才硬。”

“原本计划2012年底就能研究出结果来,但地层严重破碎,钻井施工条件十分恶劣,这些都给WFSO工程带来很大困难。”中国地科院工作人员,许志琴团队成员李海兵说:“再等两年,我们还需要再等两年才能得出结果。”

“我下辈子甚至再下辈子还选择地质。”许志琴沉住了气,地震后4年,虽然重建工作已经结束,但是关于地震的科学认识,或许才刚刚开始。“WFSO”到底能有多大作用,还等待更多科学家去揭开它,至少”是在用一个科学的态度对待地震。”

汪国真:为什么要别人承认我,只要路没有错

文/片 本报记者 任鹏

“倘若才华得不到承认”



这是一个在平静中等待与坚持的人。

三十而立却一事无成,34岁突然成名,但如同昙花一现,之后又归于寂静。在随后的20年寂静中,这个人仍在坚持,只是换了一种方式。

这是汪国真前半生的人生轨迹。

1992年的思想大解放,并不会给每个文艺青年都提供一个展示自我的舞台;同样,展示完自我后,未必每个人都会在寂寞中悟出一些人生道理;即使这个世界和年轻时不一样了,我也不去争抢、强求,我还是坚持。

这样,人生便会少了很多痛苦。

己欣赏,甚至一些不知名的文学刊物都拒绝刊登他的作品。

巨大的挫败感,让汪国真品尝着烦恼与苦闷的滋味。

在1984年的《热爱生命》里,汪国真写下:“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,既然选择了远方,便只顾风雨兼程。”

这三句,描绘的正是他当时的心情。

这首可视为汪国真代表作的诗,4年里,在北京、四川两期刊转了一圈,都没人愿意发表,最后只能被汪国真默默收存起来。

这时的他,从暨南大学中文系毕业两年,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,只能“继续坚持下去,无论生活以什么方式回敬我”。

汪国真从大学时代就开始写诗,他喜欢把思绪与想象直白地表达出来。

工作后的几年里,汪国真依旧给各家杂志寄去诗歌,热情不减,甚至逃课去图书馆抄写刊物的通信地址。

于是周围总是传来不同版本的嘲笑声,“当时有很多异样的声音,说我根本不是这块材料,诗写得太烂了。”

汪国真的回答很简单——“每天下班早早回家,埋头写作”,“创作的速度很快,很多,一年肯定不止写

青年汪国真的诗,仅仅被他自

记者回了四个字:像个爷们。

其实许志琴是个标准的南方女人,她出生于上海,可40多年穿行于青藏高原、喜马拉雅山等高原群山以及荒无人烟的沙漠,风霜早已将她的脸庞吹得黝黑而粗糙,这位江南女人再也不复当初风采,反而得了“拼命三郎”的称号。

可这位李四光科技奖的第一位女得主,至今仍保持着南方人的饮食习惯,每次到野外工作,吃不惯牛羊肉的她自带方便面和饼干。

工作和生活中的这些“改变”和“不得不变”,因为许志琴一贯的低调,极少被人知道。

现在网上唯一能查到的许志琴“发飙”的言论,是在2006年全国两会上。“据了解,有一位科技业内的行政干部,经常去当评审委员,一年的评审费就有数万元。”

“我很赞赏王选院士的一句话:‘一个科学家如果经常在电视上出现,那么他的科学生命也就结束了’。”说这些话时,许志琴语速不快,声音不高,如同以往一样缓缓的,“科技创新原本应该十年磨一剑,但有些研究人员却心浮气躁,急于求成,有时不惜弄虚作假,恨不得一年出个月亮,三年出个太阳。”

许志琴的偶尔发飙,让周围的人惊讶不已,许志琴依然缓缓地说:“我觉得人应该说真话。”

担任,许志琴是以地质专家身份介入研究地震。

“在很多研讨会上,大家争论不休。而对于许志琴这些地质学家从事地震研究的质疑一直不断。”科学家栾锡武回忆说。

还有自称是“地震业内”的网友发帖:“许志琴院士是拿国家的钱开玩笑。地震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不可预测,已成共识,况且她又不是地震学家,只懂一点构造而已。”

但许志琴坚信自己在2004年的一次经历,那年12月26日,江苏省东海县毛北村,中国大陆科学钻探工程“科钻一井”的科研人员发现,地下4900米处的流体中Ar和He含量突然变化,1小时后,将近5000公里外的苏门答腊发生9.3级地震。那一次,许志琴少有的“性格外露”,她异常兴奋地说:“我们捕获了苏门答腊9.3级地震信息!”

此事改变了许志琴未来几年的人生计划,2008年,她带着自己的团队和钻机转战汶川。许志琴团队经历了3000多次大小余震的考验,而洪水、泥石流、暴风雪、翻车、高度缺氧等则成了这支团队的“家常便饭”。许志琴只能这样安慰这支不被了解和理解的小队伍:越接近地震危险地区,就越能够捕捉到真相。

很少有人知道,这位71岁的老人,腰椎上还打着8根钉子。对此,她开玩笑说:“靠着这些钉子,我腰杆才硬。”

“原本计划2012年底就能研究出结果来,但地层严重破碎,钻井施工条件十分恶劣,这些都给WFSO工程带来很大困难。”中国地科院工作人员,许志琴团队成员李海兵说:“再等两年,我们还需要再等两年才能得出结果。”

“我下辈子甚至再下辈子还选择地质。”许志琴沉住了气,地震后4年,虽然重建工作已经结束,但是关于地震的科学认识,或许才刚刚开始。“WFSO”到底能有多大作用,还等待更多科学家去揭开它,至少”是在用一个科学的态度对待地震。”



然变化,1小时后,将近5000公里外的苏门答腊发生9.3级地震。那一次,许志琴少有的“性格外露”,她异常兴奋地说:“我们捕获了苏门答腊9.3级地震信息!”

此事改变了许志琴未来几年的人生计划,2008年,她带着自己的团队和钻机转战汶川。许志琴团队经历了3000多次大小余震的考验,而洪水、泥石流、暴风雪、翻车、高度缺氧等则成了这支团队的“家常便饭”。许志琴只能这样安慰这支不被了解和理解的小队伍:越接近地震危险地区,就越能够捕捉到真相。

很少有人知道,这位71岁的老人,腰椎上还打着8根钉子。对此,她开玩笑说:“靠着这些钉子,我腰杆才硬。”

“原本计划2012年底就能研究出结果来,但地层严重破碎,钻井施工条件十分恶劣,这些都给WFSO工程带来很大困难。”中国地科院工作人员,许志琴团队成员李海兵说:“再等两年,我们还需要再等两年才能得出结果。”

“我下辈子甚至再下辈子还选择地质。”许志琴沉住了气,地震后4年,虽然重建工作已经结束,但是关于地震的科学认识,或许才刚刚开始。“WFSO”到底能有多大作用,还等待更多科学家去揭开它,至少”是在用一个科学的态度对待地震。”

“原本计划2012年底就能研究出结果来,但地层严重破碎,钻井施工条件十分恶劣,这些都给WFSO工程带来很大困难。”中国地科院工作人员,许志琴团队成员李海兵说:“再等两年,我们还需要再等两年才能得出结果。”

“我下辈子甚至再下辈子还选择地质。”许志琴沉住了气,地震后4年,虽然重建工作已经结束,但是关于地震的科学认识,或许才刚刚开始。“WFSO”到底能有多大作用,还等待更多科学家去揭开它,至少”是在用一个科学的态度对待地震。”

“原本计划2012年底就能研究出结果来,但地层严重破碎,钻井施工条件十分恶劣,这些都给WFSO工程带来很大困难。”中国地科院工作人员,许志琴团队成员李海兵说:“再等两年,我们还需要再等两年才能得出结果。”

“我下辈子甚至再下辈子还选择地质。”许志琴沉住了气,地震后4年,虽然重建工作已经结束,但是关于地震的科学认识,或许才刚刚开始。“WFSO”到底能有多大作用,还等待更多科学家去揭开它,至少”是在用一个科学的态度对待地震。”

“原本计划2012年底就能研究出结果来,但地层严重破碎,钻井施工条件十分恶劣,这些都给WFSO工程带来很大困难。”中国地科院工作人员,许志琴团队成员李海兵说:“再等两年,我们还需要再等两年才能得出结果。”

“我下辈子甚至再下辈子还选择地质。”许志琴沉住了气,地震后4年,虽然重建工作已经结束,但是关于地震的科学认识,或许才刚刚开始。“WFSO”到底能有多大作用,还等待更多科学家去揭开它,至少”是在用一个科学的态度对待地震。”

“原本计划2012年底就能研究出结果来,但地层严重破碎,钻井施工条件十分恶劣,这些都给WFSO工程带来很大困难。”中国地科院工作人员,许志琴团队成员李海兵说:“再等两年,我们还需要再等两年才能得出结果。”

“我下辈子甚至再下辈子还选择地质。”许志琴沉住了气,地震后4年,虽然重建工作已经结束,但是关于地震的科学认识,或许才刚刚开始。“WFSO”到底能有多大作用,还等待更多科学家去揭开它,至少”是在用一个科学的态度对待地震。”

“原本计划2012年底就能研究出结果来,但地层严重破碎,钻井施工条件十分恶劣,这些都给WFSO工程带来很大困难。”中国地科院工作人员,许志琴团队成员李海兵说:“再等两年,我们还需要再等两年才能得出结果。”

“我下辈子甚至再下辈子还选择地质。”许志琴沉住了气,地震后4年,虽然重建工作已经结束,但是关于地震的科学认识,或许才刚刚开始。“WFSO”到底能有多大作用,还等待更多科学家去揭开它,至少”是在用一个科学的态度对待地震。”

“原本计划2012年底就能研究出结果来,但地层严重破碎,钻井施工条件十分恶劣,这些都给WFSO工程带来很大困难。”中国地科院工作人员,许志琴团队成员李海兵说:“再等两年,我们还需要再等两年才能得出结果。”

“我下辈子甚至再下辈子还选择地质。”许志琴沉住了气,地震后4年,虽然重建工作已经结束,但是关于地震的科学认识,或许才刚刚开始。“WFSO”到底能有多大作用,还等待更多科学家去揭开它,至少”是在用一个科学的态度对待地震。”

“原本计划2012年底就能研究出结果来,但地层严重破碎,钻井施工条件十分恶劣,这些都给WFSO工程带来很大困难。”中国地科院工作人员,许志琴团队成员李海兵说:“再等两年,我们还需要再等两年才能得出结果。”

“我下辈子甚至再下辈子还选择地质。”许志琴沉住了气,地震后4年,虽然重建工作已经结束,但是关于地震的科学认识,或许才刚刚开始。“WFSO”到底能有多大作用,还等待更多科学家去揭开它,至少”是在用一个科学的态度对待地震。”

“原本计划2012年底就能研究出结果来,但地层严重破碎,钻井施工条件十分恶劣,这些都给WFSO工程带来很大困难。”中国地科院工作人员,许志琴团队成员李海兵说:“再等两年,我们还需要再等两年才能得出结果。”

“我下辈子甚至再下辈子还选择地质。”许志琴沉住了气,地震后4年,虽然重建工作已经结束,但是关于地震的科学认识,或许才刚刚开始。“WFSO”到底能有多大作用,还等待更多科学家去揭开它,至少”是在用一个科学的态度对待地震。”

想起这件事,汪国真立刻朗诵出这首诗:只要明天还在,我就不会悲哀,纵使黑夜吞噬了一切,太阳还可以重新回来。

“可能有关部门认为太敏感,觉得这首诗是不是在映射什么。1990年以前,社会思想相对来说还是有些禁锢僵化。”汪国真说,“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的第二次思想解放,社会思想一点点开放,诗歌热潮和时代解放是相契合的。”

“不强求,生活便少了许多痛苦”

名声与非议像是孪生兄弟,从来都是相伴而生。

即使在汪国真“大热”之时,不同声音也从未停止过。

“当时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,汪国真的诗歌‘肤浅而单薄’,贴上了‘格言体’和‘心灵鸡汤’的标签。”

“海子死了,汪国真诞生了。”朱大可把回忆汪国真的诗歌称作“一件令人难堪的事情”,他把这位诗人比喻成“肤浅的诗坛流行歌手”,称人们需要这种轻盈的“哲思小语”,是为了滋养营养不良的文化颜面。

而汪国真的态度自始至终就像他诗歌里写的那样:“我微笑着面对生活。”



汪国真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。

汪国真说,20多年来,异样的声音从未消失过,自己却从未为此烦恼过。

1990年到1992年,大红大紫的汪国真遇到一个问题:字写得很差。

“当时有些人批评我,说我只会写诗。那时候年轻,就想证明另外一件事也能做好。”从1993年起,汪国真开始临摹欧阳询的楷书、王羲之的行书以及草书。

3年后,汪国真的书法开始被注意到。

“第一次题词,是在1997年前后,为庐江周瑜纪念碑题的。”这位曾经的诗人在做什么。

好在汪国真无论在嘈杂还是寂静中一直保持清醒,他承认,无起铃声响得他的国产手机,走进夜色,走向回家的方向。

最近,一位香港老人致信贵州省委书 记栗战书,对贵阳街头狗粪无人清理现象表示“不快”,并希望省委书记对此重视。

虽然信末只署名“香港一老人”,但作用却比众多署了名的信件要大得多,处理结果也比较符合传统“规则”:既然领导重视,那相关部门对狗粪也要“严管重罚”。

大概这是汪国真另外一种形式的坚持——人未必非要坚持成功,却可以坚持内心。

来的。

20年前的那次思想和社会变革给了他一次机会,想不到那次机会又为他赢得了一辈子的东西。

所以,出第一本诗集是出版社找到了他;第一次给景区题字,是当地政府邀请的;第一场音乐会,是有人主动投资的。“在这些事上,我从没强求过别人。”

不强求就没有那么多烦恼,“这些爱好被社会承认,就顺便成为我的事业。”这20多年,汪国真用“顺其自然”来形容他的人生轨迹,“如果把爱好搞得很功利,就想赚钱出名,达不到目的就会很痛苦,但只是爱好,就谈不上失落。”

两年前去央视《奋斗》做节目,主持人开玩笑让汪国真介绍青春驻颜的方法。

这次,汪国真给出的良方是——随遇而安的人生态度。

“我是平和、坦诚、平静的,不沮丧、颓废、势利,整天勾心斗角,心胸狭隘,患得患失,一个人的状态就绝对不会好。”

大概这是汪国真另外一种形式的坚持——人未必非要坚持成功,却可以坚持内心。

临近凌晨,汪国真告别,穿上那件颜色款式已过时的呢子风衣,拿起铃声响得他的国产手机,走进夜色,走向回家的方向。

最近,一位香港老人致信贵州省委书 记栗战书,对贵阳街头狗粪无人清理现象表示“不快”,并希望省委书记对此重视。

虽然信末只署名“香港一老人”,但作用却比众多署了名的信件要大得多,处理结果也比较符合传统“规则”:既然领导重视,那相关部门对狗粪也要“严管重罚”。

大概这是汪国真另外一种形式的坚持——人未必非要坚持成功,却可以坚持内心。

身份

文/张洪波



韩寒:

“久仰”的感觉

5月3日,首次赴台的韩寒与马英九会会后,两人握手的照片立即被疯狂转载。

最让媒体和网民津津乐道的,是马英九见韩寒后的第一句话:“久仰,久仰。”而台湾记者在询问韩寒是否首次赴台时,韩寒也“亲切点头回应‘是’”。

在对韩寒身份的介绍上,台湾各媒体不尽相同,“赛车手”,“80后作家”,“青年意见领袖”,还有在其名字前不加任何修饰,只称“韩寒”,仿佛地球人都知道。但无论如何称呼,台湾媒体在报道来自彼岸的“草根”韩寒与台湾地区领导人见面时,却一致将大陆一般用于领导会见草根的“亲切”二字,用在了韩寒身上。

不知韩寒与“小马哥”握手寒暄时,是否心起惺惺惜惜之感,但网民们的感受是:“无论两人身份如何,一句‘久仰’,表明两岸人民的核心价值是一致的,而这种一致才是统一的基础。”



柳乃华:

角色翻转之后

如果不是“退休信访局长”这个身份,柳乃华下跪上访的新闻绝不会被这么多人关注。

因为23岁的女儿突然死亡,年近六旬的福建省寿宁县信访局原局长柳乃华也开始上访,类似的上访每天都在上演,已经引起人们关注,而柳乃华之所以“脱颖而出”,是因为很多人想探究明白:这个昔日的信访局长,此刻却下跪上访,风水轮流转,他心里滋味如何?

这对柳乃华来说,此时被关注就意味着事情有可能被解决,中国的事情向来如此;但如果此时再回头看十年信访工作,以及当初跪在自己门前的访民,只怕柳乃华心头也是五味杂陈。

好在,柳乃华可聊以自慰的是,“信访局也是能力有限,因为事情最终的解决处理,权力从来不在我们身上。”



香港一老人:

并非多管闲事

最近,一位香港老人致信贵州省委书 记栗战书,对贵阳街头狗粪无人清理现象表示“不快”,并希望省委书记对此重视。

虽然信末只署名“香港一老人”,但作用却比众多署了名的信件要大得多,处理结果也比较符合传统“规则”:既然领导重视,那相关部门对狗粪也要“严管重罚”。

大概这是汪国真另外一种形式的坚持——人未必非要坚持成功,却可以坚持内心。

临近凌晨,汪国真告别,穿上那件颜色款式已过时的呢子风衣,拿起铃声响得他的国产手机,走进夜色,走向回家的方向。

最近,一位香港老人致信贵州省委书 记栗战书,对贵阳街头狗粪无人清理现象表示“不快”,并希望省委书记对此重视。

虽然信末只署名“香港一老人”,但作用却比众多署了名的信件要大得多,处理结果也比较符合传统“规则”:既然领导重视,那相关部门对狗粪也要“严管重罚”。

大概这是汪国真另外一种形式的坚持——人未必非要坚持成功,却可以坚持内心。